

淨土宗十三祖 (二)

本刊編輯室

九、蕩益大師



蕩益大師（公元1599～1655年），名智旭，號西有，別號八不道人。自云：「古者有儒有禪有律有教，道人既蹴然不敢。今亦有儒有禪有律有教，道人又艱然（因愠怒而臉色改變）不屑。故名八不也。」俗姓鍾，江蘇吳縣人。父親歧仲，十年持念大悲咒以祈子，母親金氏夢觀音菩薩抱兒授之而生大師。大師七歲即茹素，十二歲讀儒書，以傳千古聖學為己任，誓滅佛老二教。開葷酒，作《闢佛論》數十篇。十七歲時閱讀蓮池大師的《自知錄序》與《竹窗隨筆》，幡然認識到以前的錯謬，將所著的《闢佛論》付之一炬。二十歲，註解《論語》，注至「天下歸仁」文句時，不能下筆，廢寢忘餐三晝夜，大悟孔顏心法。其年冬，父親亡故，讀《地藏菩薩本願經》，發出世心，每日持誦佛名，盡焚文稿二千餘篇。二十三歲時，聽一法師講《首楞嚴經》中的「世界在空，空生大覺」，心生疑團：為何有這樣的大覺，竟如此推崇空界？悶絕無措，自感昏沉散亂頗重，功夫不能相續，遂於佛像前發四十八願，決意出家，體究大事。

二十四歲時，夢中禮拜憨山大師，懇請上乘佛法。時憨山大師在曹溪，不能往從，乃從憨山大師門人雪嶺法師出家，命名智旭。

二十五歲時，入徑山坐禪參究。第二年夏天，用功到極處，身心世界，忽然消殞。因而了知這個身體，從



無始劫來，當處出生，隨處滅盡，只是堅固妄想所現的影子，剎那剎那，唸唸不住，的確不是從父母生的。這時，一切經論，一切公案，無不現前，無不通達。久之，則胸次空空，不復留一字註腳。越一年，受比丘菩薩戒，遍閱律藏。

二十八歲時，母親病篤，四卦（割）肱不救，痛切肺肝，喪葬盡禮，誓住深山，掩關修道。關中大病，乃以參禪功夫，求生西方淨土。爾後，多次結壇閉關念佛或持往生咒，發願往生西方極樂世界。大師身體力行，廣學專弘，扭轉當時輕視淨土之勢，蓮風一時大振。

大師曾就宗賢首、天台、慈恩，還是自立宗旨的問題，作四鬮（用來抓取以決勝負的器具或抽取以卜可否的紙條）問佛。頻拈，得天台鬮。由於當世天台宗與禪宗、賢首、慈恩，各執門庭，不能和合，於是究心台部，而不肯為台家子孫。大師曾云：「余二十三歲，即苦志參禪，今輒自稱私淑天台者，深痛我禪門之病，非台宗不能救耳。奈何台家子孫，猶固拒我禪宗，豈智者大師本意哉！」

大師回答弟子恭請心要之問，答云：「心要莫若念佛。」判言念佛法門乃總持一切的妙法。其《示念佛法門》云：「豈知念得阿彌陀佛熟，三藏十二部極則教理，都在里許；千七百公案向上機關亦在里許；三千威儀，八萬細行，三聚淨戒，亦在里許。真能念佛，放下身心世界，即大布施；真能念佛，不復起貪瞋癡，即大持戒；真能念佛，不計是非人我，即大忍辱；真能念佛，不稍間斷夾雜，即大精進；真能念佛，不復妄想馳逐，即大禪定；真能念佛，不為他歧所惑，即大智慧。」晚年《自像贊》云：「不參禪，不學教，彌陀一句真心要。不談玄，不說妙，數珠一串真風調。由他譏，任他笑，念不沉兮亦不掉。晝夜稱名誓弗忘，專待慈尊光裡召。懸知蓮萼已標名，請君同上慈悲舫。」

大師目睹當時律學多偽，禪徒空腹高心，不重視戒律，遂以弘

律自任。撰述《毗尼集要》、《梵網合注》。大師律解雖精，而自謂「煩惱習強，躬行多玷，故誓不為和尚」。「三業未淨，謬有知律之名，名過於實」，引為「生平之恥」。

大師五十歲時，一日對成時師說：「吾昔年唵唵思復比丘戒法，邇年唵唵求西方耳。」成時師大駭，謂何不力復佛世芳規耶？久之，始知師在家發大菩提願以為之本，出家一意宗乘，徑山大悟後，徹見近世禪者之病，在絕無正知見，非在多知見。在不尊重波羅提木叉，非在著戒相也。故抹倒禪之一字，力以戒教匡救，尤志求五比丘如法共住，令正法重興。後決不可得，遂一意西馳。冀乘本願輪，仗諸佛力，再來與拔。至於隨時著述，竭力講演，皆聊與有緣下圓頓種，非法界眾生一時成佛，直下相應，太平無事之初志矣。

大師因讀《地藏菩薩本願經》發出世心，故其一生對地藏經法極為推重，後一度於九華山專修，禮地藏菩薩塔，鑄地藏菩薩像，結百日壇，持地藏菩薩滅定業真言五百萬遍。大師三十三歲那年冬季，溫陵徐兩海居士向大師說及妙典《占察善惡業報經》。大師立刻派人專程前往雲棲請得經本，一展讀之，悲欣交集，特撰《讀持回向偈》以記之。從此尤屬意於《占察經》與占察懺法，且云：「此經誠末世救病神丹，不可不急流通。」

三十五歲時，大師自念再三翻讀律藏，深知時弊多端，不忍隨俗淆訛，共蝕如來正法。故依占察木輪相法及懺悔清淨法，作八鬮，並燃香十炷，一夏持咒加被。至自恣日，更燃頂香六炷，撰《自恣日拈鬮文》，遂拈得菩薩沙彌鬮。便於此年七月十五日正式退為菩薩沙彌，遂發心禮占察懺法，是年冬作《占察行法》一卷。

四十六歲時，大師因屢經精勤行懺，不得清淨輪相，故決心再捨沙彌菩薩戒，退作但三歸依人。又發勇猛決定心，誓閉死關，定復清淨輪相。是年，大師作《與了因及一切緇素書》，文云：



「宋儒云：才過德者不祥，名過實者有殃，文過質者莫之與長。旭一人犯此三病，無怪久滯凡地不登聖階也。旭十二、三時，因任道學而謗三寶，此應墮無間獄，彌陀四十八願所不收。善根未殞，密承觀音、地藏二大士力，轉疑得信，轉邪歸正。二十年來力弘正法，冀消謗法之罪。奈煩惱深厚，於諸戒品說不能行。癸酉中元拈鬪，退作菩薩沙彌。蓋以為今比丘則有餘，為古沙彌則不足，寧捨有餘企不足也。夙障深重，病魔相纏，從此為九華之隱，以為可終身矣。半年餘，又漸流布。浸假而新安、而閩地、而苕城居樵李留都，虛名無益，實德益荒。今夏感兩番奇疾，求死不得。平日慧解雖了了，實不曾得大受用。且如《占察行法》一書，細玩精思，方敢遵古式述成。仔細簡點，並無違背經宗。乃西湖禮四七不得清淨輪相，去年禮二七不得，今入山禮一七又一日仍不得。禮懺時，煩惱習氣現起更覺異常。故發決定心，盡捨菩薩沙彌所有淨戒，作一但三歸弟子。待了因進山，作千日關房，邀佛菩薩慈悲拔濟。不然者，寧粉此骨於關中矣。」

自退作但三歸人以來，大師勤禮千佛、萬佛及占察行法，終於在第二年（四十七歲）元旦獲清淨輪相，得比丘戒。

大師三十七歲時夏初講演《占察經》，即有作疏之願，奈病冗交沓，弗克如願。五十二歲時，結夏北天目，究心毗尼，念末世欲得淨戒，捨占察輪相之法，更無別途。六月，述《占察善惡業報經疏》。大師《刻占察行法助緣疏》力贊此經云：「此《占察善惡業報經》，誠末世多障者之第一津梁也。堅淨信菩薩懇勤勸請，釋迦牟尼佛珍重付囑。三根普利，四悉咸周，無障不除，無疑不破。三種輪相全依理以成事，故可即事達理。二種觀道全即事而入理，未嘗執理廢事。又復詳陳懺法，即取相即無生，初無歧指。開示稱名，觀法身觀己身，頓同一致。乃至善安慰說，種種巧便不違實理。此二卷經，已收括一代時



教之大綱，提挈性、相、禪宗之要領，曲盡佛祖為人之婆心矣。」

五十七歲時，大師示疾，遺命身體火化，屑骨和粉，分施水陸禽魚，以結往生西方之緣。跏趺而坐，面西念佛，舉手而逝。

該歲元旦有偈云：「爆竹聲傳幽谷春，蒼松翠竹總維新。泉從龍樹味如蜜，石鎮雄峰苔似鱗。課續三時接蓮漏，論開百部擬天親。況兼已結東林社，同志無非法藏臣。」「法藏當年願力宏，於今曠劫有同行。歲朝選佛歸圓覺，月夜傳燈顯性明。萬竹並沾新令早，千梅已露舊芳英。諸仁應信吾無隱，快與高賢繼宿盟。」又上年曾寄錢牧齋書云：「今夏兩番大病垂死，季秋閱藏方竟，仲冬一病更甚，七晝夜不能坐臥，不能飲食，不可療治，無術分解，唯痛哭稱佛菩薩名字，求生淨土而已。具縛凡夫損己利人，人未必利，己之受害如此。平日實唯在心性上用力，尚不得力，況僅從文字上用力者哉？出生死，成菩提，殊非易事，非丈室誰知此實語也。」以身說法，感人至深。

圓寂三年後，門人如法荼毘。啟龕，見大師趺坐巍然，髮長覆耳，面貌如生。火化後，牙齒俱不壞。門徒不忍，遵從遺命，便奉靈骨，建塔於靈峰。

大師其學兼通博涉，其行之苦急嚴峻，誠為末法時代第一大善知識。他注重行解相資，一生精進修行之餘，前後閱律三遍，大乘經兩遍，小乘經及大小論、兩土撰述各一遍。著述宏富，凡四十餘種。淨宗著述主要有《彌陀要解》、《靈峰宗論》以及大師親選的《淨土十要》等，都是淨宗修學的經典之作。其《彌陀要解》尤獨步千古，深契佛心。並撰《閱藏知津》、《法海觀瀾》二書，用作後世眾生涉獵佛典之指南。其律學著述有《毗尼事義集要》和《梵網合注》等。

大師《病間偶成》詩有「名字位中真佛眼，未知畢竟付何人」之句，表明大師雖自謙是煩惱未斷的凡夫，然則大徹大悟，知見與佛齊等。其諸著述言說，皆可考諸佛祖而俟百世，故堪作末法之慧炬，導



引眾生出離生死苦海。大師的身行垂範與著述，契理契機，於今末世更能感受其救拔眾生的無盡悲心及偉力。

十、截流大師

截流大師（公元1628～1682年），諱行策，清初順康間人。俗姓蔣，父名全昌，乃宜興老儒，與憨山大師為友。憨山大師示寂後三年，一天晚上，全昌夢見憨山進臥室，隨後，大師出世，由此全昌為兒子取名為夢憨。



大師長大成人時，父母相繼逝世，遂萌發修道的志向。二十三歲那年，投武林理安寺箬庵問公出家。出家後，精進修持，肋不至席地修了五年，契悟法源。

問公圓寂後，大師住報恩寺，遇同參道友息庵瑛師，勸大師修淨土法門。又遇錢塘樵石法師，引導大師修習天台教觀。大師與樵石法師同入淨室，修法華三昧，宿慧頓然通達，窮徹佛教的精髓。

康熙三年，大師結庵於杭州法華山西溪河渚間，專修淨業。康熙九年，大師住虞山普仁院，倡興蓮社，信從者日眾。又嘗起精進念佛七，有的念佛期長達三年。大師作《起一心精進念佛七期規式》甚為詳明。不揀道俗，饒益眾生，成就淨業。

大師洞悉淨業行人雖終日念佛，往生成就者鮮少的原因，對症投藥，婆心切切。往生未保皆因愛椿未拔，情纜猶牢。唯貪愛能漂溺行人，障往生法。情愛一分疏淡，則淨業一分成熟，於生死岸頭庶得解脫。故敬勸淨業行人具真實願，發忻（通「欣」）厭心，視三界如牢獄，視家園如桎梏，視聲色如鴆毒，視名利如韁鎖，視數十年窮通際遇如同昨夢，視娑婆一期報命如在逆旅，唯以念佛求生淨土為務。果能如是，若不生淨土者，諸佛皆成誑語矣。

大師作《勸發真信》文云：淨業行人須具真實心，苟無真信，雖念佛持齋，放生修福，只是世間善人，報生善處受樂。當受樂時，即造業，既造業已，必墮苦。正眼觀之，較他一闍提、旃陀羅輩，僅差一步耳。大師殷殷開示，所謂真信有三：

第一要信得心佛眾生無二無別。我是未成之佛，彌陀是已成之佛，覺性無二。我雖昏迷倒惑，覺性未曾失。我雖積劫輪轉，覺性未曾動。故曰莫輕未悟一念，回光便同本得。

第二要信得我是理性佛、名字佛，彌陀是究竟佛。性雖無二，位乃天淵。若不專念彼佛，求生彼國，必至隨業流轉，受苦無量。所謂法身流轉五道，不名為佛，名為眾生矣。

第三要信得我雖障深業重，久居苦域，是彌陀心內之眾生。彌陀雖萬德莊嚴，遠在十萬億刹之外，是我心內之佛。既是心性無二，自然感應道交。我之苦切必能感佛之慈悲，必能應如磁石吸鐵，無可疑者。所謂憶佛念佛，現前當來，必定見佛，去佛不遠也。

大師居普仁院十二年，於康熙二十一年七月九日示寂，時年五十五歲。當時有一名叫孫翰的人病逝，一晝夜又復活了。復活後即對他人說：「我被冥界的獄卒勾攝，到了閻羅殿下。黑暗中，忽然睹見光明熾盛，香華佈滿虛空，閻羅王趕忙伏地頂禮，迎接西歸的大師。我問西歸的大師是誰，回答是截流大師。我幸蒙大師的光明照觸，得以放還陽間。」同一日，亦有一病死的吳氏子，一夕後也復活過來，陳述在閻羅殿所見到的情形，與孫翰所說的一樣。

十一、省庵大師

省庵大師（公元1686～1734年），諱實賢，字思齊，江蘇常熟人，出生於世代書香之家。大師自小就





不吃葷腥，少年時便有出塵的志向。父親早亡，母親張氏知兒子宿具善根，便命其出家修道。七歲時，大師禮清涼庵僧容選為師。大師聰慧俊彥，經典過目不忘。十五歲剃度受戒，兼通世典，吟詩書法俱精，然並未頃刻忘懷生死大事。

有一天，大師到普仁寺，見一僧人仆地而死，大師瞿然悟世無常，修持益加精進，嚴持戒律，不離衣鉢，日止一食，肋不貼席，終生不懈。後雲遊參學，庚寅年（公元1710年）二十四歲時依渠成法師與紹曇法師聽教，晝夜研窮方等經典。越三年，三觀十乘之旨，性相之學，無不通貫。紹曇法師傳大師靈峰四世天台正宗。

甲午年（公元1714年）二十八歲，叩靈鷲和尚於崇福，參「念佛是誰」話頭，功夫綿密，凡歷四月，恍然契悟，說：「我夢醒矣！」自那以後，應機無礙，才辯縱橫。靈鷲和尚欲付以衣拂，大師不受，辭去。

後於真寂寺閉關，日閱三藏梵筴，夜夕持念阿彌陀佛名號。三年期滿，寺眾恭請大師講《法華經》，大師升座開演，辭義猶如河懸泉湧，沛然莫禦。自此，化緣日盛。

己亥春（公元1719年），詣四明阿育王山瞻禮舍利，先後五次燃指香供佛。每年佛涅槃日，講演《遺教經》與《佛說阿彌陀經》，開示是心是佛的奧旨。三根普攝，法化洋溢。江浙一帶的四眾弟子，傾心歸仰，歷有十年。法筵之盛況，勝過諸方。

大師自修精進，如救頭燃。閉關梵天寺西院，其室名曰寸香齋。尊客相見，略敘道話數語，寸香之外念佛而已。

大師洞悉末法眾生，根機鈍劣，略有二類：一愚二狂。愚者茫然無解，固不待論；狂者妄意高遠，輕視念佛法門，不肯自修。不知末法之世靠自力出離生死，罕聞有人。他痛斥狂禪，指歸淨土。對於一些發願來生生到中國，童真出家修道，廣度眾生的行人，大師斥之為

愚執。闡明求生西方，總攝一切菩提誓願，應專精念佛，先求自度，然後圓成菩提大願。有詩云：「移舟救溺理無由，抵死須撐到岸頭；等得篙師登陸後，更移新棹入中流。」其《示禪者念佛偈》云：「一句彌陀，頭則公案。無別商量，直下便判。如大火聚，觸之則燒。如太阿劍，撻之則爛。八萬四千法藏，六字全收。一千七百公案，一刀斬斷。任他佛不喜聞，我自心心憶念。請君不必多言，只要一心不亂。」

大師於末法世，建精進幢，以身作則，廣行道化。謹遵蓮池大師持戒念佛之遺風，一生以「行在梵網，志在西方」自勵。淨業堂規約，每日課堂，十時念佛，九時作觀，一時禮拜，且規定黑、白半月誦菩薩戒本。大師受請住持諸寺院，每進院規模範一新，清規肅穆，日講《法華經》、《首楞嚴經》諸部，執經請益者雲集。後退隱杭城仙林寺，不出戶庭，力修淨業。繼而受眾弟子請，住持鳳山梵天講寺，於是屏絕諸緣，純提淨土，結長期念佛會，嚴立規約，晝夜六時，互相策勵，人咸稱是永明大師再來。先後住持古剎禪院十餘載，得度弟子甚眾。

至癸丑（公元1733年）佛成道日，大師對弟子說：「我於明年四月十四日長往矣。」自此，掩關寸香齋，規定晝夜持念十萬聲佛號。次年甲寅（公元1744年）四月二日出關，十二日，告知大眾說：「吾十日前見西方三聖降臨虛空，今再見矣，吾其生淨土乎。」隨即交待寺院事務，遍辭城中諸護法居士。侍者請大師書偈，大師書云：「身在華中佛現前，佛光來照紫金蓮，心隨諸佛往生去，無去來中事宛然。」書訖，說：「我十四日定往生矣，你們準備為我集眾念佛。」十三日，斷飲食，斂目危坐，五更時沐浴更衣，面西趺坐。至巳時，遠近道俗弟子集聚，涕淚膜拜說：「願師住世度人。」大師復啟目說：「我去即來，生死事大，各自淨心念佛。」言訖，合掌稱佛名而



寂。一會兒，鼻筋下垂，面容顏色明潤，到封龕時，容色不變。春秋四十九。眾弟子奉靈骨塔於琴川拂水巖之西。乾隆七年二月十五日，鄖山諸縉素懷念大師道行，迎靈骨重建塔育王寺之右，其舊塔用以藏衣鉢。

大師撰有《淨土詩》、《西方發願文注》、《勸發菩提心文》、《續往生傳》等流佈於世。

十二、徹悟大師

徹悟大師（公元1741～1810年），諱際醒，一字訥堂，又號夢東，京東豐潤人，俗姓馬。大師幼而穎異，長喜讀書，經史群籍，無不博覽。二十二歲時因大病，深感幻軀無常，發出世志。病患痊癒後，到房山縣投三聖庵榮池老和尚剃髮。第二年，受具足戒。



後參學諸方，聽隆一法師講《圓覺經》，晨夕研究詰問，精尋奧義，圓覺全經的大旨，瞭然於胸。又依慧岸法師聽講法相宗，深得妙要。後於遍空法師座下，聽講《法華經》、《首楞嚴經》、《金剛經》等大乘經典，圓解頓開，對於性相二宗，以及三觀十乘的奧旨，了無滯礙。

乾隆三十三年冬，參廣通寺粹如純翁，明向上事，師資道合，嗣法為臨濟三十六世，磬山七世。後來，接續廣通寺，率眾參禪，警策勉勵後學，津津不倦。十四年如一日，聲名播揚四方，宗風大振。

徹悟大師早年參禪得悟，因多諸病緣，思忖文殊、普賢等諸大菩薩，馬鳴、龍樹等諸大祖師，智者、永明、楚石、蓮池等諸大善知識，皆悉歸心淨土，我何人斯，敢不皈命。又憶永明延壽大師乃禪門宗匠，每天持念十萬聲阿彌陀佛，發願往生西方極樂世界，況今末

法，尤應修淨業求生淨土。由此便一意歸心西方淨土，專修專弘淨宗。於是輟止參禪，專一念佛，將前十餘年修禪語錄積稿，付之一炬，弟子從灰燼中撥出若干則才得以流通。大師以後弘法，開示淨土宗旨及啟信發願立行。嗣後，弟子們將大師的這些開示合前詩偈等篇共結集兩卷，而大師復將宗門中語句刪去大半。其預防禪宗流弊、弘護淨宗之婆心，於斯可見。大師德業所感，參禪人亦多皆念佛。大師對禪淨二宗明曉精奧，開導說法，辯才無礙。律己甚嚴，每日限定一尺香的時間會客，過時惟是禮佛念佛而已。大師與大眾一道精進修持，蓮風大扇，遠近仰化，道俗歸心。當時佛門中，徹悟大師為第一人。

大師一生以求生淨土為職事，一天持念十萬聲佛號，不欣世語。且以開悟禪師之資格，詮釋禪淨之本質內涵，比較二者的下手難易與功德大小，以此建立對淨宗念佛法門的堅固信心。

嘉慶五年，大師退居紅螺山資福寺，打算於茲終老。四眾弟子依戀追隨者甚眾，大師為法為人，始終沒有厭倦之心，於是便收留大眾，與大眾同甘同苦，擔柴運水，泥壁補屋，遂成一念佛道場。

大師居紅螺山十年，至嘉慶十五年二月，到萬壽寺掃粹祖塔，辭別山外諸護法云：「幻緣不久，人世非常，虛生可惜，各宜努力念佛，他年淨土好相見也。」三月回到紅螺山，命弟子預辦茶毘事。交接住持位，告誡眾人：「念佛法門，三根普被，無機不收。吾數年來，與眾苦心建此道場，本為接待方來，同修淨業，凡吾所立規模，永宜遵守，不得改弦易轍，庶不負老僧與眾一片苦心也。」

圓寂前半月，大師覺身有微疾，即命大眾助稱佛號，見虛空中幢幡無數，自西方而來。大師告眾人說：「淨土相現，吾將西歸矣。」眾弟子懇勸大師住世，大師回答：「百年如寄，終有所歸，吾得臻聖境，汝等當為師幸，何苦留耶？」



十二月十六日，大師指令設涅槃齋。十七日申刻，大師告眾人說：「吾昨已見文殊、觀音、勢至三大士，今復蒙佛親垂接引，吾今去矣。」大眾稱念佛號更厲更響。大師面西端坐合掌說：「稱一聲洪名，見一分相好。」遂手結彌陀印，安詳而逝。眾人聞到異香盈空。供養七日，大師面貌如生，慈和豐滿，頭髮由白變黑，光澤異常。二七入龕，三七荼毘，獲舍利百餘粒。門徒弟子請靈骨葬於普同塔內。

大師世壽七十，僧臘四十九年，法臘四十有三。有《夢東禪師遺集》流通於世。

十三、印光大師

印光大師（公元1861～1941年），諱聖量，別號常慚愧僧，陝西合陽人。幼隨兄讀儒書，頗以傳承儒家聖學自任，應和韓歐闢佛之議。後來，病困數載，始悟前非，頓革先心，出世緣熟，即投終南山南台蓮華洞寺出家，禮道純和尚剃染。次年受具足戒於陝西興安雙溪寺。

印祖出生六個月有眼疾，幾近失明，後來雖痊癒，而目力已損，稍發紅，即不能視物。出家後，於湖北蓮華寺充照客時，幫著晾曬經書，得讀殘本《龍舒淨土文》。而知念佛往生淨土法門是即生了生脫死的要道。印祖於受戒時，因善於書法，凡戒期中所有寫法事宜，悉令代作。寫字過多，眼睛發紅如血灌。由此目病，乃悟身為苦本，即於閒時專念佛號，夜眾睡後，復起坐念佛。即寫字時，亦心不離佛，故雖力疾力書，仍然勉強支持。後眼疾竟得痊癒。由此深信念佛功德不可思議，而自行化他，一以淨土為歸。

印祖修淨土，韜光斂跡，久而彌篤。二十六歲時，到紅螺山資福



寺淨土道場，入堂念佛。三載之中，念佛正行而外，研讀大乘經典，妙契佛心，淨業大進。三十三歲時，應普陀山法雨寺化聞和尚請，護藏經南下，住法雨寺藏經樓閒寮，近二十載，勵志精修，深入經藏。間或受寺眾堅請，乃為講淨土經典，講畢，旋即閉關。齋房書「念佛待死」以自勉，學行倍進。印祖出家三十餘年，始終韜晦，不喜與人往來，亦不願人知其名字，長期晝夜持念阿彌陀佛名號，亦早證念佛三昧。晚年，大弘法化之餘，於蘇州報國寺方便閉關。1937年，於蘇州靈巖山閉死關念佛，關中答一日本人的「近來動靜」問題時，答云：「自到靈巖，任何名勝，均不往游，以志期往生，不以名勝介意故。」足證印祖一生行化，以身弘法，道盛德隆，感人至深。

印祖德厚流光，終不可掩，機緣成熟，龍天推出。1911年，大師五十二歲，高鶴年居士將大師文稿數篇刊入上海佛學叢報，署名常慚。人雖不知為誰，而文字般若已足引發讀者善根。徐蔚如、周孟由諸居士見之，歎譽云：「大法陵夷，於今為極，不圖當世尚有具正知見如師者，續佛慧命，於是乎在。」於是，一再搜集印祖文稿，刊為《印光法師文鈔》，於商務印書館、中華書局及佛學界內部廣為印製流通，印祖德名由此而騰譽海內外。

當初徐蔚如持書奉母，躬詣普陀，竭誠禮覲，懇求攝受，皈依座下。印祖猶堅持不許，指徐蔚如母子皈依諦閒法師。1919年，周孟由兄弟奉庶祖母登山，再四懇求，必請收為弟子。印祖觀察時機，理難再卻，遂為各賜法名，此為印祖許人皈依之始。而《文鈔》實為印祖弘法之緣起。由讀《文鈔》而傾慕大師道德，渴望列於門牆的善男信女，日益增多。或航海梯山而請求攝受，或鴻來雁往而乞賜法名，二十餘年，皈依印祖座下者，不計其數。即依教奉行，吃素念佛，精修淨業，得以往生西方淨土的士女，不勝枚舉。

我國近代以來，歐風東漸，禮教陵夷，社會人士莫不以身心活



潑為現代意識，遂致身口意三業，放蕩恣肆，漫無忌憚。故印祖針砭時弊，力倡竭誠盡敬，慚愧自牧，以培淨業行人之福基。生逢干戈不息、戰禍連綿之際，而水旱天災亦交迫迭至。印祖悲心淒惻，廣倡因果報應之說，以為因果者，聖人匡治天下、諸佛救度眾生之大權。嘗語人云：「因果之法，為救國救民之急務。必令人人皆知，現在有如此因，將來即有如此果。善有善報，惡有惡報，欲挽救世道人心，必須於此入手。」印祖生前流通《安士全書》、《了凡四訓》數百萬冊，足見其力倡因果之悲心。

有許多乘願再來的大菩薩，往往是悲心殷重，應劫而生。印祖降生於清咸豐十一年，正值英法駐軍攻破北京，爾後軍閥混戰，日寇侵華等等。在此華夏憂苦塗炭之際，大師高擎世法行善、出世法念佛求生淨土的法炬，撫慰國人破碎的心靈，力敦信眾明因慎果，急難苦厄時至誠持念南無觀世音菩薩聖號，以佛法潛消劫運。

印光大師的淨土思想，上承古佛祖師之血脈，下契近代眾生之根機，言言歸宗，字字見諦。細讀印祖文鈔，隨時可以感受到印祖為度眾生出離生死苦海之婆心，其文字攝受力極強，誠為一大光明藏所流現的誠諦法語。印祖剴切指陳：淨土法門是末法眾生，出離生死的唯一要道。其與吳璧華書云：「有一祕訣，剴切相告，竭誠盡敬，妙妙妙妙。」從佛法與眾生根機的對應角度，為我們提供了最佳的抉擇。

印祖仰承永明大師禪淨四料簡的旨意，切實觀破禪宗不適現代，難了生死之弊。以為參禪一法，非現今人所宜學，縱學亦只成文字知見，決不能頓明自心，親見自性，更不可能即生成辦，永脫輪迴。印祖常云：「在昔之世，人根殊勝，知識如林，隨修一法，則皆可證道。即今之世，人根陋劣，知識稀少，若捨淨土，則莫由解脫。淨土法門普被上中下根，統攝律教禪宗。偏圓頓漸一切法，無不從此法界流；大小權實一切行，無不還歸此法界。九界眾生離是門，上不能圓

成佛道；十方諸佛捨此法，下不能普利群萌。淨土法門最妙最玄，下手易而成功高，用力少而得效速。全仗佛力，普被三根，一切人等，皆能修習，咸可往生。是以千經萬論，處處指歸；往聖前賢，人人趨向。淨土法門誠乃如來普度眾生之要道，眾生即生出苦之妙法。當今之世，縱是已成正覺之古佛示現，決不另於敦倫盡分，及注重淨土法門外，別有所提倡。使達摩大師現於此時，亦當以仗佛力法門而為訓導，時節因緣，實有根本。」

印祖除了以文字般若與講經說法的形式弘揚淨宗外，還建立靈巖山寺十方專修淨土道場，親自立定規約章程，為末法叢林之表範。印祖還創辦弘化社，廣印經書流通，二十餘年，所印各種佛書，不下四五百萬部，佛像亦在百萬餘幀，法化之弘，廣被中外。

印祖一生刻苦儉樸，注重惜福。衣食住等，皆極簡單粗劣，力斥精美。食唯充飢，不求適口。衣取禦寒，厭棄華麗。有供養珍美衣食，非卻而不受，即轉送他人。如果是普通物品，便令交庫房，與大家共享，決不自用。灑掃洗滌，事事躬自操作。受請外出講經開示，雖為備轎，亦不肯坐，以為折福故。

印祖自奉節儉，待人卻甚為慈厚。凡善男信女供養的香敬，悉皆代人廣種福田，用於流通經籍，救濟饑貧。凡聞何方被災告急，必盡力提倡捐助，悲愍苦難眾生，無以復加。

印祖一生淡泊名利，平實無奇，與人出入往來，不談玄言妙語與神通異奇，皆是平常話多，名聞利養不介於懷。茲列數例：其一，1922年，印祖六十二歲時，正當其任的徐總統題賜「悟徹圓明」匾額一方，繼送普陀山，香花供養，極盛一時。印祖淡然處之，有恭賀者，印祖答以虛空樓閣，自無實德，慚愧不已，榮從何來等語，日後更無一語談及賜匾事。其二，印祖臨往生前，致德森法師信札云：「光無實德，若頌揚光，即是斂大冀向光頭上堆，祈與一切有緣者說



之。」其三，上海女高中生楊信芳夢中經觀音菩薩點示：印光和尚是大勢至化身，即赴蘇州拜謁印祖，告以夢景。印祖斥曰：「莫瞎說，莫瞎說，以凡濫聖，招人譏謗。此夢更不許汝對人說，否則非我弟子。」上述三例只是印祖一生淡泊平常無數事例之少分，於中可證知印祖之德操非一般人所企及，一代祖師的風範，於平淡中顯出璀璨的光彩。

1941年冬，印祖略示微疾，促令辦理妙真法師升座儀式，預知時至，多諸跡證。初三日晚，對大眾開示：「淨土法門，別無奇特，但要懇切至誠，無不蒙佛接引，帶業往生。」初四日早一時半，由床上起坐說：「念佛見佛，決定生西。」言訖，即大聲念佛。二時十五分，印祖坐床邊呼水洗手畢，起立說：「蒙阿彌陀佛接引，我要走了，大家要念佛，要發願，要生西方。」說完即坐椅上，端身正坐，口唇微動念佛。三時許，妙真和尚至。印祖吩咐：「你要維持道場，你要弘揚淨土，不要學大派頭。」自後即不復語，只唇動念佛而已，延至五時，如入禪定，笑容宛然，在大眾念佛聲中，安詳往生。世壽八十，僧臘六十。

次年二月十五日，印祖示寂一百日，舉行荼毘典禮，得五色舍利珠百餘顆，精圓瑩澈，又有大小舍利花及血舍利等，共一千餘粒。印祖一生精修淨業，最後一著，以生西瑞相垂範，復留舍利以彰德，作末世眾生之依怙。四眾弟子奉靈骨塔於靈巖山石鼓之東南。

印祖一生潛修實證，淡泊平常，後為龍天推出，以文字因緣作人天眼目，利益叵測，人稱大勢至菩薩再來。其著作有《印光法師文鈔》正、續篇，丙子息災法會法語等流通於世。🕉（全文完）

本文整理自<http://www.prajnatemple.org/>

